

# 一路花香慰流年

□ 祝桂兰

时光匆匆,我在基层工作已二十多年,与《菏泽日报》结缘也已二十多年。在我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无论是领导、同事还是自己的岗位,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始终和我一路同行的,就是我的老师、挚友——《菏泽日报》。在此,我想说:“是《菏泽日报》一路花香,晕染了我的岁月流年。”

我曾经是一名教师,在二十多年前,网络还不发达,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单位订阅的《菏泽日报》就成了我日常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通过报纸,我了解国家和国际大事,而且,对家乡各地的社会动态也非常了解。特别是一些本地的社会新闻,我也很关注。记得有一年,报纸的社会新闻上说有骗子到农村借看风水之名对一些老人进行诈骗,当我回到农村老家探亲时,无意中把报纸上的事向家里说了。不久后,当我再回家时,母亲就对我说:“你走后不几天,我正在门口乘凉,有个陌生人从街上上来和我搭话,说要给咱家



看风水,我想起了你说的事,就一口回绝了。”我直夸母亲做得对,看来,这是《菏泽日报》给我的指导。

作为语文老师,我更喜欢的是报纸的“曹风”副刊。这里的作者几乎都是家乡的文化人,看他们写家乡、赞家乡、想家乡,我每次阅读,都感到非常亲切,那熟悉的乡路、老屋、坑塘,以及家乡的风俗民情都成为文章中乡愁的符号,每每读后,都让人对家乡、对这片古老的熟土生出依恋的感情。有时,我还把一些叙事性散文

拿到课堂上读,让学生了解文章的写作手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的一位中文系同学在大学毕业后远嫁他乡,在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无意中说起家乡,风尘仆仆赶来的她曾说:“自从有了互联网,我就经常在网上看《菏泽日报》,了解家乡的变化与时事,和你一样,我也喜欢‘曹风’副刊,可能是文科学子的原因吧!”她虽然这样说,但我心里明白,这也是她对家乡的情思所系。这可真是“曹风一曲动乡愁”啊!

后来,我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说起来,还真与《菏泽日报》有关。一次,在阅读报纸时,看到了招考公务员的消息,远离父母的我看到了老家招录的消息,于是,怀着对故土的牵挂,我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招考,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新岗位上,面对陌生的工作内容,内心总有些忐忑,又是《菏泽日报》,给予了我鼓励和信心。报纸“综合新闻”上的很多经验性消息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老师,全市基层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每每让我有惊喜之感,于是,工作中也就有了抓手。面对一些部门总结、上报信息等,也从开始时的“老虎吃天——无从下嘴”,慢慢变成了“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

这些年来,我也在《菏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稿件,每当见到自己的文章发表,我总是默默地对自己说:“谢谢你的帮助,我的老师、朋友——《菏泽日报》!”

如果说:“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优于伟大的人。”

古人云:“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善良的人往往无愧于天地,内无愧于自己。所以,莫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一饭之恩也思报,滴水之恩也念情。

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能帮的人,帮一把,摔倒的人,扶一下。

种下善因,终结善果,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现实生活中,善良的人容易把别人都想象成好人,所以凡事都往好的方面想,心里一般不设防,更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善良往往容易被动机不纯的人所利用摆布,更容易被欺骗和伤害。

这样的次数多了,再善良的人也会变得心烦意乱,甚至变得冷漠。

为什么善良成为一大稀缺的珍贵资源?

答案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好人有时却难以得到好报有关。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事情屡有发生。

症结可能原来不少善良者和道义者,以前竭诚相救,甚至以命相搏,但最后有些结局事发者及家人,视为救人者、善良者是始作俑者,不然,无亲无故,为什么要救我?

有鉴于此,久而久之,人们对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等义举和善举变得冷漠了,甚至爱莫能助。

这再次告诫我们,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善良也不例外。太多的善意,有时不仅没有感激,甚至会激发人性深处的贪婪和恶意。

古人说:“小恩养贵人,大恩养仇人。”

有时一个人得到越多,想要就越多。

当不劳而获成为习惯,那停止帮助,就成了一种恶。

老话说:“饭吃七分饱,对人七分好。”

待人太好,有时不是温暖,而是灾难。

因为别人不一定会感激,还容易助长人心的懒惰和贪婪。

待人有尺,善良有度,保持善良的分寸,才是善良的“王道。”

茫茫人海里,我们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不是所有的都会善良,都能知恩报恩。

有的人就是没有底线,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小算盘打得精明得很,凡事都想占便宜,得好处,时时斤斤计较,处处得寸进尺,更不懂得尊重别人。

面对这样的人,善良就是软弱,毫无道义可言。

人们往往喜欢揉软柿子捏,人不能太善良,如果事事宽容大度,别人不会感激你,有时只会变本加厉欺负你。

有人曾问:有哪些简洁的人际交往模式?

有位哲人回答是:简单、善良、可激怒。

善良是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悲哀!

善良的人也需要有脾气、有底线、有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纵容他人,也能保护自己。

作家舒月说过:“人呐,有的时候,不是不愿意帮助别人,而是,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所以,如果你想变得善良的话,首先你得要让自己强大,如果你弱小的话,你的那些善良,只是折磨自己良心的东西而已。”

只有善良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用的,善良必须有能力和实力,让自己变得强大。

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只能独善其身,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兼济天下。

很多时候,一个怀着善意想去做好事,结果酿成大错。

比如,很多人去可可西里旅游都会喂藏羚羊。但是有经验的导游都会制止,因为当地偷猎者众多。人类太多的投喂让藏羚羊对人类失去警惕,更容易被捕杀。

善良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它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应对复杂的世态人情。

一个人只有洞察和驾驭了世事的智慧,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

善良离不开把握尺度。

善良真的也好难,但希望一定不要放弃,而应大力弘扬。

善良的人,终究不会被辜负,也许你的一个善意,就能让一个人重新拥抱世界;

也许你的一个善念,就能让一个人拥有活下去的勇气;也许你的一个善举,就能让一个处于低谷的人绝地逢生!

历经风雨,痴心不改,愿你善良如故,温暖如初!

# 善良要有度

□ 风起云涌

## 深秋恋歌 (外一首)

□ 邓荣河

是落叶的呢喃  
漫舞着无奈盘旋  
是冷雨的淅沥  
滴答着愁绪缠绵  
是枫叶的殷红  
燃烧着如火的情感  
是大雁的执着  
一路跋涉 向前向前  
是秋霜的递进  
赶紧噓寒 马上问暖

### 风中的枫

风中的枫  
猎猎的情  
静止的火焰  
默默燃烧生动  
逝去的二月花  
悄悄动容

风中的枫  
靓丽的景  
唐朝的杜牧  
亦会梦中笑醒  
世事本就无常  
逆境也是佳境

深秋的爱恋  
生动之后的一种感动  
风景之外的一份风情  
心碎之中的一点心酸

## 长河浪花

# 四张白馍票

□ 陈奇

馍票,顾名思义,是买馒头专用的票据。在上个世纪生活最为困难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馍票简直就是天。回忆这段历史,1954年出生的我,于1967年在更加贫困的黄河滩区原菏泽县高庄第九中学读初中时,对馍票的认识和感情也就更加刻骨铭心。

《四张白馍票》这个故事,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却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68年春,我上初三。乡下生活虽比前些年有所好转,可学校周边的老百姓仍在不同程度地挨饿。学校司务处收到学生从家里捎来的高粱面、地瓜面,过秤交到伙房后,分别发给由黑黄色和土黄色两种纸张印刷的和其馍的颜色相似的黑馍票和地瓜面馍票。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同学,能吃上高粱面的黑馍。而家庭更加困难的学生,囊中基本上就是清一色的地瓜面馍票。我,就是属于更困难的“地瓜一族”。可就连这种馍还不能多吃,我中午吃两个地瓜面窝窝再喝一碗白水煮白菜,撑不到下午下课就饿得心慌坐不住了。

在如此困难情景下,伙房的教师售饭窗口里还是有些白馍的,俗称好面卷子,这基本上全是为老师准备的。这些白面馍的馍票,是用白色的纸张印刷的,很是夺人眼球。有谁能想到,我作为“地瓜一族”,在初三临毕业前竟有四张白馍票。当时我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患上贫血症,面如土色。在学校附近村上居住的姥娘得知后,不知做了多大的难,弄到三斤白面给我送到学校,交给伙房换了三斤白馍票,我如获至宝,坚持每周吃一个白馍解解馋。最后还剩下4个白馍票,就舍不得吃了。作为“镇腰之宝”珍藏囊中,以备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食用。

可就是一次学生排队买饭时,排在我身后的岳彩香发现我一叠地瓜面馍票中竟夹有白馍票,一种想吃白馍的欲望爆发,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对我张口就说:“陈奇,我太想吃个白馍了。你借给我一张行吗?”我听了不禁一怔,虽恋恋不舍,还是取出一张递给他。然而,他接过白馍票看到我还有三张,竟又说:“陈

奇,你既然借了,那就再借给我一张,让我一次吃两个白面卷子过过瘾吧。”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我心里明白,这个同学借了又借,实际上哪还会还呢?只是说借比要好听点罢了。我虽极不情愿,可还是又抽出一张递给了他。只见他再次接过白馍票,大步流星地走到教师售饭窗口买了两个大白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则继续排着队去买地瓜干面馍吃。

饭后,我仍然是半饥不饱的,就在校区操场上闲逛。当时校园四周没有围墙,只有校沟当墙使用。我无意中看到校外的田野里有一个老人在放羊,看其面孔有些熟悉,再定睛一看,正是我姥娘的亲弟弟,我的舅姥爷。看到舅姥爷,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他老人家过得更加艰难。因其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旧政府邮电局供过职,在“文革”中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在城市里居住的舅姥爷怕受到牵连,不得不与他断绝了夫妻关系等一切联系。为此,我姥娘更加心疼爱这一切苦命的弟弟。平常母亲送给姥娘一点好吃的东西,她总是悄悄吃一半留下一半,瞒着母亲送给舅姥爷……

“舅姥爷,你吃饭了没有?”我情不自禁地跳到校沟,关切地向他老人家询问。

“噢,是俺重外甥,我……我还没吃呢。”

说着,他低下头去。

“舅姥爷,你就在这等一会儿。”

我边说边翻越校沟,直奔伙房,把剩下的两张白馍票毫不犹豫地取出来,买了两个热乎乎的白面卷子。当我将其送到舅姥爷手里时,他看着我也同样是我黄面瘦、缺乏营养的样子,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外甥,你还挨饿舍不得吃,这怎么行!”

“再说了,舅姥爷,你快趁热吃了吧,我回学校上课了!”

说着,我再次翻越校沟,跨过篮球场。再回头望时,见本来就憨厚老实木讷的舅姥爷,此时,双手捧着馍,像一尊雕塑似的仍在呆呆地望着我……



举高高 毛毛 摄

# 你走了,这世界多了一份苍凉

□ 出潼关

早上开着会,微信收到菏泽的朋友L发来信息:李贺走了。

只四字,心猛地一沉。悲从中来。

人生怎能如此无常,只有37岁,一直感觉就在身边,一个有机会就联系的兄弟,就这么走了,太突然。

随后跟朋友联系得知,李贺是于前一日,10月26日晚,因心梗不治辞世。

我始终觉得,生者对逝者的惋惜、悲痛、缅怀,无论如何痛哭流涕,没有什么能逝者的不幸,而是自己对逝者的依恋。毕竟,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就不再有任何痛苦、困顿和悲伤。

李贺弟走得突然,走得仓促,相信他并没有遭受太多躯体上的痛苦。他在弥留之际一定十分不甘,但他还是辞别了世间一切喧嚣和落寞,去往另一个世界了。

人在成年之后,就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了。如果稍微换一种接触的情形,或许我跟李贺就不会有密切的交往。

李贺是菏泽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秘书长,这份不太正式的工作是他一家四口主要收入来源。我在菏泽的时候,我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单位客气地接触,当时并未有工作之外的联系。后来我离开菏泽工作,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不记得因何而起,我们又聊到了一起。

我每个周末回菏泽,除了接送孩子,很少出门应酬。在菏泽联系最多的,就是李贺。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他倒上茶,聊一会儿,开始写字。

我喜欢书法,但是完全不着要领,甚至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提笔。正是在看他写字的过程中,算是有了一点启发。

李贺年龄不大,但是表情里藏着一丝忧虑,说话语速也慢,给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老成一些。他身处其中的书法圈,来往

者多是比他年长的人,或许他是被催熟的。

李贺喜欢喝酒,酒桌上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有时候能看出他喝得有些多了,但是他坐得还是很稳,很少离开座位去洗手间。

我跟他喝酒次数很少,却在酒店吃过一次比较正式的饭。那天我带了两个小兄弟,其中一个小兄弟带了他的女朋友。李贺喝了一些酒,忽然板着脸对那个小兄弟一顿说教。那小兄弟却也懂事,在酒桌上依旧隐忍着,陪着笑。

不过李贺也说了一句好听的话,他对那个小兄弟说:你俩有夫妻相。一年之后,他们果真结了婚。

在一些人眼里,人和人的关系是用来利用的,用起来就会产生价值。一个人即便被很多人否定,只要对“我”好就行了。我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且始终不认可。我与李贺脾性截然不同,但对于彼此的人品和价值观是认同的,这是我们交往的基础。

李贺曾跟我讲起,他在湖北黄冈上大学的时候,跟一位老领导成了忘年交,多次到老人家里交流历史文化;他也曾随一位云游的僧人前去五台山,一路磕着长头。他的故事普遍苍老而沉重。

疫情初发的那个春节,人们居家隔离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去,跟他说刚读了苏东坡的生平,人生起伏不过如此,他忽然就吟诵起苏子的《赤壁赋》。彼时,窗外的护城河荡着微波,我恍然觉得如在赤壁之下的小舟之上,身心全在山水之间了。

他送我一本科孟颖的《赤壁赋》,我带回去,很久没有写。偶然临帖,连第一个笔画都写不来。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李贺,说看不见书法的大门,写出的每一笔都透

# 慧语人生



着轻浮。

李贺说别急,周末回来的时候咱再一块交流下,我懂的都会跟你说。那语气像是怀着歉意,我顿时觉得很不好意思。

上上个周末,快十一点的光景,李贺打电话说他在一个离我家很远的办公室,约我过去,中午一块吃板面。我一口答应了,却因为忽然有事最终没能去。

再上一个周末,我看他写字,忽然有了点感觉。他接到电话,有人约他去聊城看一个高档次的书画展,我们匆忙告别。临走,我带了他的几幅字。这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

我与李贺最后的联系停留在10月24日。22时22分,我拍了一张图片发给他,问新买的毛笔为什么一写就分叉。次日一早,我看到他在23时18分的回复:应该是笔的问题,现在写得很有感觉了。

李贺的微信头像是一片湛蓝湛蓝的天空,然而他短暂的一生绝非如此纯粹轻松。我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兄弟,就连来自他的微信也不会有了,念及此,好悲凉!

在李贺办公室,我们喝着廉价的茶,畅谈人间的事。两个卑微的灵魂,像蚂蚁仰望苍穹,嬉笑怒骂,不过管中之见。

直到今日,我才从L处了解到,李贺生活压力很大,作难的地方颇多。这些他竟从未跟我提起,只是说想尝试考研,找一份正式的工作。他甚至没有说养家,更没有说生活的窘迫。而我一直以为他是城里老户,生活无忧。

L说,上个周末,他和李贺喝酒,李贺说现在感觉时间不够用,每天学习到半夜。李贺还打开了我的朋友圈,跟他们说我的字找到感觉了。

多么遗憾,李贺没能按照计划走下去。

英年早逝,妻子无依,悲痛都留在了人间。

今夜我语无伦次,思维混乱。走好,李贺,我的兄弟。我们在俗世里怒骂,大笑一场,你走了,这世界多了一份苍凉。

